在

最

寒

冷

的

季

節

思

理

**櫻花樹下**

櫻花樹下

這時候

典故不重要

繽紛的柔媚裏

微醺的臉頰

有美麗的遺忘

風吹過

舞起花瓣

這一季的浪漫

雨中三帖

一 摘豌豆莢

也許剛開始

只是讓困乏的指尖

在攀爬的藤葉間

探尋豌豆莢的訊息

卻像撥弄季節的琴弦

讓音符般的雨珠

落滿這小小的菜園

二 剪薰衣草

指尖的溫柔

讀遍細膩的馨香

未來的每一次揮袖

都將是最芬芳

的回憶

三 牡丹園

似乎聽見了

滿園繽紛的呼喚

從遙遠的河畔

一路撩撥著雨絲

來到我引頸的翹望

餵鳥

這些小山雀

輪流飛到

我伸出的手上

來啄食

如此輕盈細小

俏立指尖上

卻有我難以承載

的重量

我屏住呼吸

深怕興奮的心跳

嚇走了牠們

蜘蛛網

像一張光碟

懸掛在枝幹間

細密的網絡

晶亮著蜘蛛漏夜

編著的檔案

單眼複眼的焦距中

凝聚著解碼

的執著

金鶯在柳絲中築巢

無需問金鶯，為何

不怕纖細的柳絲，撐不住

鳥巢的重量，因為

她已悟出，精辟的建築

理論，因為她已解出

微妙的力學公式。

也不必問柳絲，是否

擔當得起，一整巢生命的

托付，她和金鶯早已

取得默契，啁啾鳴囀的

歡唱，是她們共同

的期盼。

黑色的松鼠

黑色的松鼠

是秋天裏

坐不住

的禪

師

到處收藏

松樹

修

成

的

正果

忙著用

拂塵一般

的尾巴

為樹葉們

化妝

觀鶴的距離

我們量得出

出發到抵達的距離

天空離地面的距離

樹林與水草地的距離

瞭望台與田野的距離

成群和結隊的距離

披天和蓋地的距離

望遠鏡與鶴的距離

翱翔與降落的距離

我們量不出

哩程與心情的距離

視野與心境的距離

霞彩和羽翼的距離

霜露和衣襟的距離

飄逸與篤定的距離

認知與領悟的距離

北密西根詩抄

1. 烏鴉

都面向樹林

不等距離

站在公路旁

測量速度

2. 螳螂

忽地躍上擋風板

不在乎疾行的車速

演算著螳臂擋車

的公式

3. 貓頭鷹

大白天

站在公路旁

調整時差

4. 啄木鳥

叩響

整個林子

的寂靜

5. 棧道

木板連著木板

腳印接著腳印

都留下來

不走了

6. 彩岩湖岸

記憶

都珍藏在

一層一層的

繽紛裏

7. 巨松

一隻隻

蒼勁的筆

寫進雲霄

深處

8. 細雨

錦緞的湖面上

刺繡著閒情

和逸緻

9. 瀑布

或垂直瀉落

或拾階款款而下

溪流奔向大海

亙古的意願

10. 黃昏了

臨河的客棧

卸下行囊

對酌的剪影

靜靜交給流水

湖畔詩抄

因為，有一支傘插在

八月湖畔的沙灘上

陽光變得更嫵媚

因為，有一株水草匍伏前進

八月湖畔的沙地

獨行的腳步不再孤單

因為，有指片大的貝殼鋪滿

八月湖畔的沙地

潮聲變得細膩溫柔

因為，有灰藍色的鵝卵石排列在

八月的蘇必略湖岸

腳步慢了，腰也彎了

旋轉餐廳

這個傍晚，我們都坐成了

一個不斷自轉的星球，每小時

轉完一圈。河兩岸漸漸亮起

璀璨的燈光，還有流淌不停的

車河，都成了有待解讀的

新銀河系

如果

如果在西瓜的肚子

插一隻吸管

就能吸到西瓜汁

我會想念

切西瓜

一片一片

的沙甜

如果在橘子的肚子

插一隻吸管

就能吸到橘子汁

我會思念

剝橘子

一瓣一瓣

的清香

如果在蘋果的肚子

插一隻吸管

就能吸到蘋果汁

我會懷念

削蘋果

一圈一圈

的蜜甜

繭

已經脫水扭乾

洗盡鉛華的

床單和枕頭套

在烘乾機裡

烘成一個

胖胖的

繭

貝魚

貝魚如果有胳臂

一定是往外彎

跟別種的魚

可以和顏悅色

見到自己的同類

卻得拼個你死我活

所以﹐魚缸裡

只能養一條貝魚

好讓他進行

一場沒有後顧的外交

旱災

1 鯉魚

躺在乾涸的河床上

一排脊骨還保持

躍龍門的架勢

2 水草地

水禽都已消失

乾裂的土地

留不住

悼念的足跡

3 玉米

僅存的三兩顆粒

像一張乾癟了的嘴

再也嚼不出

任何陳年往事

失望

乾旱過後

我們走進樹林

尋找另一個季節

可能有的顏色

曾經亮麗的水塘

水禽都已毅然離去

只剩下一小窪

足以扼殺靈感的渾濁

鶴唳

這晚春的早晨

聽到不遠處的水湄

傳來陣陣鶴唳

這另一族禽

什麼時候

開始在這裏群棲

這裏不曾是

牠們的領域啊

越接近湖畔

沙丘鶴的聲音越大

卻看不到

牠們的身影

只看到

水邊的田野裏

新招募的海軍陸戰隊

正在操練

我們聽到的是

他們奔跑吆喝的聲音

原來，遙遠的國度裏啊

還有尚未了結的戰事

峽谷壁上的立足點

從谷底遠遠望去

這些立足點

看起來像條虛線

筆直往上畫

然後，向兩邊延伸

像兩隻高高舉起的手臂

彷佛在向眾神申訴

在向眾神吶喊

為什麼老是拋棄他們

讓他們飽受

這幾世紀的苦難

被迫千哩離鄉背井

他們得以屈居的保留區

只像是博物館的

一個展示廳

峽谷壁上這些立足點

便成了他們最後

不容否認不容抹滅

的一個守據點

**在最寒冷的季節**

在最寒冷的季節

我們都變成了冰雕

思緒被冰剉成

固定的模式

只能藉呼出的氣

表達的意願

也凍僵了

雪地上的印子

一群鹿和一群野火雞

在雪封的原野上

各自留下腳印

沒有一點點兒交集

秋天沒來得及掉落的

橡樹的葉子

都嵌進了雪裏

每一片都是一種迷思

我們搶著追蹤

踩亂了

這一幅雪景

浮冰

崩裂脫離之後

已經忘卻

最決絕的片刻

壯烈的聲音

響遍整個河灣

是孤星高懸的夜晚

棲息在河中島上

枯樹的禿鷹

都被驚醒

紛紛在天空中

剪啄寓言

的圖騰

冬雨

亂了時令，杷梳

冬眠的大地，尋找

一粒希望的種籽。

堤岸

即使，沒有人

在水塘吉他形狀

的堤岸上，踩音階

撥琴弦，它還是會

默默地彈奏著

大自然律動

的歌曲

暮夏詩抄

（一）

林子裏，櫸樹的果實

都裂開嘴，笑亮了

這一季的豐碩。

（二）

堤岸上遠眺落日，璀璨

的霞光，暈眩了臉上的

紋路。

（三）

漁火點點，一如往昔

港灣，卻嵌在不同的

經緯度。

山城詩抄

（一）

洪水過後，數據與影像

記憶起，最遠古的那場

大水。厚重的層雲遠颺

後，曉光中，飛鴿銜來

希望。

（二）

山路都斷裂了，溝壑裏

插上一枝，綁了粉紅色

緞帶的樹枝，撫慰受創

的山靈。

（三）

中秋夜，雲層遮住

月亮，只剩下上弦

和下弦，像個臂彎

擁抱著月圓的期盼

（四）

蝴蝶園裏，感覺到

一隻蝴蝶吻著脖子

的時候，是我感覺

到蝴蝶，還是蝴蝶

感覺到我？

（五）

臉，是一個大算盤

不停地撥弄，就是

算不出，喜怒哀樂

的總數來。

【註】九月中，科羅拉多州洪水泛濫，探望正在該地大學讀博士班的女兒，也走訪山城附近的蝴蝶園，並且參觀丹佛藝術館的特展。

荷花，紅翼黑鳥

撐得住，色彩的沉重

這紅塵的課業。利爪

勾勒著花魂，縷縷

清香，便飄散在

啄落的，絲絲花蕊中

這一次的離別

離開的時候，山頂還掛著

一輪圓月，蒼白得像

寒天清晨的別離。昨夜

明亮而且圓滿的記憶，都已

收進新添的皺紋裏。

未明

沒上燈的房間

每一個擺設

都呼吸著

不同層次的黑

沉思

無邊無際

描繪不出側影

禿鷹飛過

相機只拍到，禿鷹留下

的天空，錯愕與悵惘

填滿這一片空白。

獵後

浮雲可以飄回來

河口這一大片水草地

大雁可以繼續

中斷的旅程

獵場的管理員

划著船

沿岸收集

獵雁的旗子

沉寂裏，只聽見

槳划破薄冰的聲音

落日

地平線的落日

逼視修辭學

的窘困

滿天的霞光

無視數據

的局限

拾穗

（一）

飲不盡，整個林子的葉落

繽紛，將醉未醉時，嘗到

這個季節的離情和別意。

（二）

林子裏，伐木工人遺留下

的老木屋，框住了一整窗

的秋色。

（三）

湖岸的沙灘上，踩著青春

的節奏的腳，嬉戲著花樣

的年華。

（四）

綿延數十哩，夾道的樹

拱成了，艷麗得捨不得

一口氣走完的隧道。

另一種鄉愁

彷佛不斷拍打

記憶邊岸的浪濤聲

回響在鋪滿落葉的林子

每一步

都泅泳成鄉愁

註：在尚未雨濕霜凍的落葉上行走，會發出很像海浪的聲音。

躲過的車禍

曾經預料

卻不曾做好心理準備

高速公路上

這茫茫一片的風雪

頭燈已經探不到出口

緊緊抓住方向盤

車輪還想一意孤行

路肩過去的林子

那一棵還沒掉光葉子的樹

必須承受因為打滑

衝出去的車子的重量和不幸

這忽然結冰的路段

閃著急急趕來的警燈

等待救援的車主們

在拖吊與劫後餘生之間

驚慌失措

路過車輛的剎車燈

在風雪茫茫中

點起幾哩長

戰戰兢兢的謹慎

背脊都流淌著

不敢慶幸的冷汗

返校日

下了一場雪

緩了回憶的腳步

寧靜中

兩排梨樹挽留了秋色

陣亡校友紀念碑上

白雪遮住了

遠行後的年歲

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一輛掛在樹幹上的腳踏車

暫時栓住了齒輪的轉動

還記得那幾條

穿過校園的捷徑

從黎明追趕到夜晚

不容喘息片刻的行程

伸手去接雪花

卻接住了另一種

近鄉情怯

印記

連著好幾天

坐在高高的看臺上

為故鄉來的棒球選手們

揮舞加油的旗子

八月中旬炙熱的陽光

便在手腕上烙下了印記

摘下不曾記載年歲的手錶

才知道烙痕有一個名字

它就叫鄉愁

另一種邂逅

拉開門，還沒踏進聚會的場所

三月十八日以來，網路上常見的

人物，從眼前走過。還是那件

黑色的恤衫，還是那張年輕

勇往直前的臉。霎那間，來不及

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打招呼

有一些羞澀的猶豫，也有一些

恍惚，不清楚是自己走進了網路

還是他和他的伙伴們，從網路

下來，走進了真實的人間。

鐵道旁的飯店

飯店蓋在鐵道旁

像座古典的火車站

人們出出入入

沒有遠行的凝重

只有歡聚的愉快

那一片落地窗

偶爾捕捉了火車

掠過的身影

那一列玩具火車

沿著天花板

不停繞著

想像中的旅程

和風景

水塘裏的烏龜

烏龜靜靜地，待在鋪滿浮萍的水塘裏

跟保護色跟潛伏，都沒有一點關係

沒有可供啟示的典故，也缺少搶鏡頭的魅力

如果眼尖的攝影師，和那個多事的詩人

沒有正好站在水塘邊的話，牠才一腳搭上

水裏的一塊橫木，準備爬上去曬曬太陽的時候

就不會引起，如此驚艷般的騷動了

怪，也只能怪，牠那有如彩繪過的腳

雪鴞

還年幼，羽毛的顏色

尚未雪白，在這灰

撲撲的日子裏，坐在

灰色屋頂的屋脊上

羽毛的條紋，順著瓦片

的條紋，把自己

坐成了屋頂的

一部份。

樹葉

不知道是誰聽說

暴風雨要來

滿林子的樹葉

就瘋了整整一個下午

後來證實是聽錯了

每片葉子都裝出

很無辜的樣子

自顧自梳理

瘋亂了的紋脈